



4月10日，第二届青年京剧演员（北京）擂台邀请赛在北京长安大戏院落下帷幕，来自全国各院团的61名演员完成了全部的32场演出，并按参赛行当产生了10位擂主。

由北京京剧院、大兴区文化委员会和长安大戏院共同主办的此项比赛中，北京京剧院15名参赛者表现出了强劲的竞争力。铜锤花脸孟宪腾、老生演员马博通、老旦演员侯宇、武旦演员丁芸芸、小生演员刘明哲、花旦演员王岳凌表现出色，斩获擂主。在10个参赛行当中，北京京剧院斩获6个第一，特别是马博通、王岳凌、孟宪腾、侯宇的表现更是让人眼前一亮。

本期，我们向大家介绍索明芳、侯宇、张旭冉、马博通、孟宪腾5位青年演员，一起来领略他们的魅力。

薪火相传 国粹生辉 (二十九)

——青年京剧演员专访第一季

索明芳：泼辣旦的可恨与可怜

文◎麻雯

《翠屏山》是一出传统的骨子老戏，取材于《水浒传》第40回至46回。剧情妇孺皆知，讲述了杨雄因妻子潘巧云与僧人裴如海私通，怒杀其妻，后与兄弟石秀一起投奔梁山的故事。索明芳塑造的潘巧云一角属于泼辣旦，风流妩媚、刁蛮任性。踩跷也是剧中的一大亮点，被称为“东方芭蕾”，体现了古代女子三寸金莲的婀娜多姿。她凭借10年扎实的跷功在舞台上大放

异彩，向观众展示了这门濒临失传的绝技。

在第二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擂台赛中，索明芳脱颖而出，荣获“新星奖”。对她来说，让人们关注并了解泼辣旦艺术，是她最大的梦想。

“泼辣旦大多是少妇，不太好把握。老师总觉得我们年龄小，理解人物不够深刻。”索明芳介绍，“不能简单地将泼辣旦脸谱化，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。泼辣旦的性格复杂，非

常锻炼演员。”

《翠屏山》是筱派的代表剧目，筱派祖师爷筱翠花，本名于连泉，以泼辣旦、刺杀旦、鬼魂旦见长。京剧名丑马富禄曾评价道：“假如有五大名旦，那第五个就是筱翠花。”据说，筱翠花先生能用400多种眼神表现女孩子的不同心理状态。京剧用于表现人物的“手眼身法步”五法中，筱派以“眼”为纲。为了增强眼睛的表现力，索明芳经常对着镜子练习，有时候甚至自己用摄像机录下来反复观看。

作为筱派为数不多的继承人之一，索明芳非常刻苦努力。“筱派的表演风格有点像梅派，没有太突出的特点，不着痕迹，但很美。花旦初学者大多用筱派来打基础。”

念白对于花旦演员尤为重要，索明芳可谓下足了功夫。“杜近芳、赵燕侠等前辈的念白咬字清晰，观众听得清清楚楚。我们年轻演员应该在念白上多花些心思，如果观众老盯着字幕看，就忽略了演员的表演。这次青年演员擂台赛上，只要是京白的戏就不打字幕，对演员来说是不小的挑战。”

此外，花旦的念白很讲究节奏，如同相声中的抖包袱一样，轻重缓急必须拿捏到位，才能让观众跟着剧情走。第三场《吵家》中，潘巧云向杨雄揭发石秀，有这样一段念白：让我好好想想，哦，是前几个，对不对，是昨几个，也不对也不对，反正有那么一天吧。我呀在屋子里坐着，那石秀啊在外头溜溜达达地进来了。你想啊，这屋子里头椅子也有，凳子也有，他都不坐，你猜他坐哪儿了？他这一屁股就坐在你媳妇儿

我的床上了！你想啊，你不在家，我的床也是外人坐的吗？

“讲得太平淡了，没意思；讲得太快，又听不懂。一大段时间没有锣鼓，只听潘巧云的道白。这是一个难点。”索明芳深有感触。

《翠屏山》的表演也十分吃重。有一段戏表现潘巧云早晨起来洗脸的场景，充分体现了京剧虚拟性的魅力。筱派名家赵乃华老师在教索明芳的时候，特意强调：“洗脸的动作要体现浓烈的生活气息，同时又有艺术感染力，



《翠屏山》剧照

源于生活高于生活。”索明芳的表演细腻自然，将潘巧云的娇、嗔、怨、媚等情绪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。

在《杀山》这场戏中，杨雄和石秀设计将潘巧云骗上翠屏山，道明原委后准备将之杀害。潘巧云百般哀求、挣扎、躲避刀锋、跪搓步，甚至还有高难度的乌龙绞柱。索明芳完成得干净利索，展示了出色的武功，为该剧增色不少。

剧中最吸引人眼球的非“跷功”莫属。跷功是中国传统戏曲中流传已久的一种独特的表演技巧。“跷”仿照古代妇女的小脚形状，以木材制成，演员的真脚踩在木质假脚上进行演出。一度，跷被认为是封建糟粕而遭到废除。但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人们意识到，作为一种特殊的表演技法，跷再现了古代女子的体态，“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”，是另一种美。

“老前辈练习跷功的时候，都是站在缸沿上，稍有闪失便会掉到缸里，浑身湿透。都说芭蕾难学，但脚尖起舞的时间并不长，中间还可以落下来休息。而京剧演员踩跷则长达几个小时，碎步、圆场、开打……都要保持脚尖直立。”索明芳十年磨一剑，在寂寞中苦苦坚守，终于让观众见识到跷功特殊的魅力——裙裾下的脚尖款款移动，如弱柳扶风，时隐时现，一个古代女子妩媚动人的形象呼之欲出。

“有些人对泼辣旦的戏抱有偏见，认为泼辣旦是反面人物，没有教化作用。但我认为应该去欣赏艺术的美，而不要进行道德判断。”索明芳诚恳地说，“不一定是把那些女人演得十恶不赦，我想把她可恨背后的可怜演出来，挖掘造成悲剧的深层次原因。”

侯宇对于《对花枪》这出戏可谓情有独钟。该剧目由著名表演艺术家郑子茹老师首演，这不但是一出声情并茂的老旦情感戏，而且突破老旦局限，在唱、念、做、打各个方面创造了新颖独特的风格和技术，更有了“扎靠”的独创，创立了京剧“文武老旦”的里程碑。侯宇跟随郑子茹老师学习《对花枪》长达5年之久，一字一声一腔均得亲授，她对这出戏有着不同寻常的情感和深刻的理解。

在第二届青年京剧演员擂台赛中，侯宇凭借这出精彩的《对花枪》，夺得了“擂主奖”。她全面地展现了老旦的唱念做打，其中“100句”的经典唱段和一段“高拨子”更是让人击节赞赏。

《对花枪》讲述了一段40年的恩怨情仇。隋朝末年，罗艺进京赶考途中，病倒在姜家集，被姜桂芝父亲救回家中。姜父让女儿姜桂芝向罗艺传授姜家花枪。二人日久生情，结为夫妻。一年后，罗艺再次赴京应试时，姜桂芝已身怀有孕。离别后，由于兵荒马乱，姜桂芝携子离开家乡，流落在龙口村。隋朝战乱四起，音信难通，罗艺投奔瓦岗寨，又娶秦氏，生子罗成。40年后，瓦岗寨史大奈、尤俊达到龙口村借粮，姜桂芝因而得知罗艺在瓦岗寨，遂带子罗松、孙罗焕投瓦岗以求团聚。罗艺顾虑良多，矢口否认和姜桂芝的姻缘。姜桂芝悲愤至极，在瓦岗寨众将面前和罗艺比武对花枪。罗艺被姜桂芝打下马来，羞愧难当，认妻谢罪。姜桂芝在众人劝解之下与罗艺重归于好，一对老夫妻又得团圆。

在第四场中，侯宇游刃有余地表演了经典唱段“100句”，全长23分钟，将姜桂芝和罗艺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。在学枪法的过程中，两人情愫暗生，其中有一句“臊得我、臊得我脸儿红，头儿低，恨不得把头藏进那水缸里；